



编者按

岁终之月称“腊”，其含义有三：一曰“腊者，接也”，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；二曰“腊者同猎”，指田猎获取禽兽好祭祖祭神；三曰“腊者，逐疫迎春”，击鼓逐疫，祈福迎春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下令制定历法，将冬末初春新旧交替的农历十二月定为“腊月”，农历十二月初八日被称为“腊日”，即“腊八节”。腊八被视为农历春节的“前奏”，从这天起，人们开始买年货、扫房屋、备春联，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。此外，腊八当天，家家户户还会喝腊八粥、腌腊八蒜……

寒冬腊月，让我们在大江南北的“腊味”中感受渐浓的“年味”。

腊月有味道

黎杰（四川）

腊月有味道。腊月是温暖阳光的味道。冬日的阳光罕有，晒点太阳过冬吧。负暄一词因此开始登堂入室，摆上了生活台面，虽然这个词目前还没完全为大众所熟知、所接受，有些生僻，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用它来造句了，由此可见，负暄在冬天有多受人们喜欢。负暄一词也好理解，负，就是背对、承受的意思，暄是温暖、柔软的意思，两个字合起来，便成了晒太阳取暖过冬的代名词了。

负暄有典故，《列子·杨朱》中说，宋国有一农夫，常穿乱麻破絮，勉强度寒，到了有阳光的日子，农夫在太阳下暴晒，顿觉温暖，于

是对其妻说：“负日之暄，人莫知者。以献吾君，将有重赏。”于是便有了用负暄向君王敬献忠心之典故。这典故虽带嘲讽意味，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于温暖和美好的向往以及虔诚和尊重。

冬闲时，去户外走走，深深吸鼻，野外满是阳光的味道，纯粹，清澈，爆裂，晒点阳光真好，真惬意。阳光落到雪地里，落在枯草上，闪闪地泛着光，透明地泛着光。阳光是冰雪世界的宠儿，很浩大，很辽阔，很磅礴，满世界顿时晶莹起来，我们嗅着阳光的味道，享受着年末岁尾的从容与慰藉，有滋有味地感受生活的美好，夫复何求啊。腊月是浓烈的人间烟火味道。

那味儿是从一家一户阳台上的一块块腊肉中飘出来的。

未到冬至，妻子便打电话给远在成都的儿子，问今年要做多少腊味。

儿子说，按去年的置办吧。儿子喜欢老家烟熏腊肉的味道，每年都要我们做一些带去。

下雨夹雪那天，接到大姐电话，大姐问我回老家不？我说，回呀，我还惦记着你做的腊肉呢。大姐每年都要做不少烟熏腊肉，特意为我们备着，等我们回去，她会把这些烟熏腊味装进蛇皮口袋再硬塞进我车的后备箱。

在乡下，是非要去田野走走不可的。看昔日小溪，看溪石上一层青苔，看麦苗在阳光下绿油油地疯长，看蜿蜒曲折消失于杂草丛中的羊

肠小道，看缭绕于村头黄葛树上那缕淡淡的炊烟，当然，我最喜欢看的，还是农家屋檐下挂满的腊肉，那好闻的腊味和乡村腊月熟悉的气息，总在我鼻尖挥之不去。

腊月昼短夜长。大雪小雪，烧火不歇。中午饭才吃完，又要接着摆弄晚饭了。“胡萝卜抿抿甜，看到看到要过年。”腊月的日子稠如蜜，浓如烟。

生炭，烤火，围炉，闲聊，煮一壶茶，温一碗酒，烤一把串，炖一锅汤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烟火气，正是腊月味道。

年在乡下，年在村庄。回乡，回乡，回到村庄中去，回到年里去，回到真正的人间去，那里有满满的腊月味道。

腊月是飘飞的雪花的味道。

一到腊月，我们就坐等一场雪的到来，雪还未落，气温却在一直降，对于我所生活的南方城市，来一场雪不易，甚至稀有，我们对一场雪的盼望，远超北方人的想象。等雪，我们是认真的，我们是庄重的，我们是有仪式感的。

每天撕着日历等雪，每天闻着腊味等雪，我们负暄着等雪，我们到户外等雪，我们还喜欢围在一起，你言我语地讨论着某一场雪的盛大，然而，雪来不来，不取决于我们，雪只落山巅，只落野外，雪调皮地避开聚居在城市里的我们，而在野外独自缤纷着。

隔着手机屏幕都能闻着雪花的信息，对着视频频道也能打探着雪花的消息，攀着墙角里的蜡梅也能嗅出雪

花的飘香，对于雪花，我们截图为证。腊月天天都是年，腊月天天都飘荡着节日的味道。

刻在我们骨子里的，满满的是腊八的味道，爆米花的味道，烤红苕的味道，火红春联的味道，串串鞭炮炸响的硝烟味道，滚铁环的味道，扇纸烟盒的味道。当然，绝对少不了的是杀年猪的味道，这些味道齐全了，我们就知道，年来了。

周衍会（山东）

1990年师范毕业，我被分配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教学点，全校只有6名教师，条件异常艰苦。转眼到了年底，天寒地冻，教学任务又重，让我苦不堪言。一天下午放学后，我正在办公室的炉灶上做饭，老校长进来了，说：“小周，明早上你把炉子烧旺点，咱俩熬腊八粥喝。”我这才意识到，腊八节到了。

在我们那儿，腊八是过大年之前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民间有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之说。这天，家家户户都要喝腊八粥。小时候，我最爱喝母亲熬的腊八粥，用的是柴火灶，一口大铁锅，年轻、美丽的母亲在烟雾缭绕的灶房里忙活，是记忆中最温馨的场景。母亲一般会在头天晚上临睡前，将熬粥的豆类、花生、红枣等提前泡上，准备好玉米棒芯、木柴等燃料。做腊八粥的食材越多越好，最好能达到八样，包括大米、小米、大黄米、高粱米、薏米、黄豆、红豆、绿豆、豇豆、红枣、花生等。但当时生活困难，母亲做的腊八粥通常只有大米、黄豆、花生、豇豆、红枣这几样材料，她还特别喜欢用地瓜丁增加甜度。熬腊八粥有技巧，除了要耐心，掌握火候也非常重要，一开始要用猛火，水开后再用文火慢煮，直到大米、豆类等煮开花，粥呈淡红色，又黏又稠，莹莹地透着亮光，一揭锅，香气四溢。喝腊八粥时，母亲还会准备一小碟白糖加在粥中，喝起来香甜、爽滑……

自从上了初中，就开始住校，已有好多年没能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了。老校长临近退休，为人特别好，对我也很关心，他家就在学校隔壁，晚上经常喊我去他家吃饭，做了好吃的也不忘给我送一份。因为前些日子添了外孙，家人都去道喜，只剩他一个人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我起来生好炉子，加煤烧得呼

呼响。天还没亮透，老校长就端着锅来了，放到炉灶上开始熬腊八粥。老校长的这锅粥，除了普通的米、豆外，还有葡萄干、核桃仁、桂圆、莲子等平时难得一见的干果，是他在外地的儿子寄回来的。老校长和我拉着家常，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，聊工作、谈人生，也顺便为我科普了一些腊八节及腊八粥的民俗传说……在老校长面前，我一点也不拘谨，不免将心中的苦恼和困惑一股脑儿吐了出来。

不觉间，外面天光大亮，腊八粥也熬好了，因为这锅粥食材丰富，真是色、香、味俱佳。老校长为我盛了满满一碗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周啊，我知道你这半年过得不容易，年纪不到20岁，还是个孩子呢。但既然选择了老师这一行，就得用心去做，就像熬这腊八粥，从准备用料，到拣、洗、泡、熬，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，只有这样才熬出好喝的粥啊……”

听着老校长的教诲，我若有所思地点着头，大口大口喝着香甜的腊八粥，粥中有种久违的家的味道，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一碗粥下肚，一股融融暖意涌遍了全身。

一碗粥香暖人心，也温暖了我生命中的那个冬天。30多年过去了，我喝过很多不同食材的腊八粥，但最难忘的还是老校长熬的那一碗，每每想起，心中总是暖乎乎的……

廉彰红（河南）

小寒是一幅清冷出尘、苍茫辽远的水墨画，腊八却凸显出人间烟火气。腊八是腊月中重大的节日，古称为“腊日”，源自上古时代祭祀神灵、祈求丰收的习俗。

每一个节日，都能触动诗人敏感的心灵。腊八这个有着重大意义的节日自然毫不例外，诗人们在这天挥毫泼墨抒发心情，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文学珍宝。北齐魏收在《腊节》里写道：“凝寒迫清祀，有酒宴嘉平。宿心何所道，藉此慰中情。”写出了数九隆冬的腊月，人

们摆上酒肉等祭品祭祀百神，感谢神仙们的保佑，让自己的生活和美幸福，表达出对神的敬畏。

深怀忧国忧民思想的杜甫在腊八时写道：“腊日常年暖尚遥，今年腊日冻全消。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。”从诗里能够看出，时节虽然还是深冬冷月，但已露出了春的景象。春象征着萌生和希望，杜甫的心情大概也是充满了喜悦和向往的。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文人，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君王恩德，所以后四句杜甫又写道：“纵酒欲谋良夜醉，还家初散紫宸朝。口脂药物随恩泽，翠管银钗下九霄。”看到美好的景

腊八打扬尘

徐成文（重庆）

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已经嗅到了年的味道。关于儿时过年的记忆，莫过于年前的腊八节打扬尘。

在农村，日子一踏入腊月的版图，乡亲们灿烂的脸上仿佛鲜花盛开，他们透过时薄时浓的雾气，恍惚看见了新年喜气洋洋的姿态。要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迎接年的到来，家家户户就要在过年之前打扬尘。门牙掉光了的老爷爷，磕了磕长年的烟杆，捋着胡须说，打扬尘也是为了扫去一年的晦气。

那时农村条件落后，乡亲们总是以柴

草烧土灶煮饭、烤火。日子一久，屋顶上方全是黑黢黢的一层灰尘。腊月初八，在乡亲们眼中是吉祥的日子，自然，腊八节打扬尘就雷打不动地固定下来。

腊八节一大早，我们就被父亲大喇叭一般的嗓音吵醒：“起来啦，今天打扬尘，你们也赶紧起来帮忙！”一睁眼，父亲已经全副武装——头戴草帽，背披蓑衣，穿着打了很多层补丁的衣裤，俨然柳宗元笔下的“蓑笠翁”。他的劳动工具也已经到位——在一根一丈长的竹竿顶端绑上一把扫把。母亲也换装完毕——头裹帕子，全身上下罩着一层塑料薄膜。我们几个孩子，也认真地穿上破旧的衣裤参与打扬尘。

打扬尘之前的准备工作也不得马虎，要把屋里的家具遮得严严实实，不让掉下的扬尘污染。于是，我们就找来席子、毡垫、簸箕、塑料

腊八蒜 滋味长

马晓炜（江苏）

农历腊月初八，老家的年味儿，从这天渐渐浓厚起来。年的脚步，仿佛也是从进入腊月之后开始加速的。

小时候，到了腊八节，每家每户有两样事要忙，早熬腊八粥，晚腌腊八蒜。对大人们来说，腊八是忙碌的、喜气的，而我美美饱吃热乎

乎、甜糯糯的腊八粥后，掩饰不住盼年的喜悦心情，寻找小伙伴们撒着欢儿玩去了。当我气喘吁吁闯进院子，看到母亲正站在凳子上，将悬挂于屋檐下的大蒜取下。

其实，从初一开始，母亲就已紧锣密鼓地储存大蒜。那时，母亲将挖出的大蒜除去泥沙，放在太阳下晾晒。待

蒜干到八九成，削掉蒜须，像扎辫子一样把蒜头编起来，挂到屋檐下。

大蒜取下后，母亲动员全家人围坐在炉火旁，开始剥皮、挑瓣儿。我很喜欢剥蒜的幸福时光，一边剥蒜，一边听长辈们绘声绘色讲腊八节的习俗、民谣和故事等，听着很是新奇。

外面天寒地冻，屋内炉火跳动。一家人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，不知不觉间剥好了蒜。母亲把蒜

瓣清洗干净，放在淘米筛里控干水分后，将蒜瓣装入一个个罐头瓶里，倒上米醋，放少许白糖，拧紧盖子，接着摇晃均匀，放置到阴凉处，静待时光的魔法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母亲几乎每天都在“忙年”。而我满怀急切的心情，关注着瓶子里腊八蒜的变化，你还别说，过些天，那洁白的蒜瓣就会带有丝丝绿意，渐渐地，绿意越来越浓，春节将近，蒜瓣个个儿变得如同翡翠碧玉一般惹人惊叹。

好不容易熬到年三十，母亲用力拧开瓶子，一股特殊的味道顿时在屋里弥漫开来。这味道辣中有香，香中有酸，酸中有辣，瞬间征服我所有的感官。吃着鲜美的饺子，咬一口脆生生的腊八蒜，那感觉别提多美了。

多年后，我参军入伍，母亲得知我水土不服经常闹肚子，每年腊月从不忘给我寄上几瓶腊八蒜。有了腊八蒜的安抚，我闹肚子的毛病逐渐好转。原来大蒜中含有一种叫“硫化丙烯”的辣素，有治疗预防胃肠炎的功效。而腊八蒜更是浸泡着浓浓的母爱，凝聚着母亲对我的牵挂。

如今，我已转业到了地方工作，每逢腊八，还是会像母亲当年那样，精心腌制一罐腊八蒜，待到除夕夜，与妻儿围坐在一起，细细品尝时，依然怀念母亲的腊八蒜，那是留在记忆深处幸福的味道。

古诗词里品腊八

致，想到香浓的腊八粥，杜甫想辞朝还家，纵酒狂欢欢度良宵，但他又因感念皇帝对他的恩泽，不能随便离开。

这一年的腊八，苏轼还在黄州做他的东坡居士。他在张怀民的小阁子里喝酒取暖，望着阁子外面枯寂的寒冬，思绪纷纷，想想自己的遭遇，想想远隔千里的弟弟，借典寄怀，把万千惆怅倾泻在诗词里。他在《南歌子·黄州腊八日饮怀民小阁》中这样写：“卫霍元勋后，韦平外族贤。吹笙只合在缙山。闲驾彩鸾归去，趁新年。烘暖烧香阁，轻寒浴佛天。”最后三句可谓意志消沉，他期盼着亲情和友情，“他时一醉画堂

前。莫忘故人憔悴、老江边”。

宋朝喻良能在腊八日抒发心情：“玉树参差见，银花仔细看。淖糜分腊序，圆炭度朝寒。冉冉头新白，匆匆岁又残。聊凭一醉解，忍把两眉攒。”玉树参差地矗立着，银花细如小子弹。淖糜的篱笆分成了腊的次序，圆炭度过寒冬的时光。梅花悄悄地展开新的白花，岁月匆匆又将残留。我只能借着一杯酒来解愁，忍不住眉头紧皱。

与苏轼和喻良能一个眉头紧皱相比，汪莘倒是心情愉悦，他在腊八这天和朋友踏足远行，一路残冬野店，却春意朦胧，酒气香浓，溪流潺潺，

梅花开放，青竹盈盈，青松挺立，好一派美妙风光。“野店残冬。绿酒春浓。念如今，此意谁同。溪光不尽，山翠无穷。有几枝梅，几竿竹，几株松”。多么惬意的生活啊。他们一行人夜宿孤村，风雪扑窗，但他们兴致勃勃，准备天明后去钓鱼。“夜窗雪阵，晓枕云峰。便拥渔蓑，顶笠渔翁。”

历史的烽烟从不会阻挡古老文化的传承，每一个古老节日能历经千年不衰，离不开文字的记述，也离不开文人墨客的抒发情意。腊八节到了，让我们怀着喜悦去一品带着墨香和亲情的腊八粥，这是一件无比畅快的事。

一“粥”一“思”

徐静（陕西）

腊八节，是时光温暖的第一缕年味，这个古老而重要的节日，似乎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，它不仅只是时间标记，更是一种文化象征，一种生活情趣，一种岁月印记。

“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鸦。”腊八几乎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时候，我们也开始用过节的方式抵御寒冷，仿佛在向寒冷宣战，同时，也表达了我们对于温暖的向往。尤其是那一碗浓郁香甜的腊八粥，可以让温暖和幸福在寒冷的日子里永驻……

这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腊八节，那时物质虽然匮乏，但精神却一点也不匮乏。奶奶总能把每一个节令都过得津津有味。谷雨时节，她会悄悄地在院子里的围墙下将扁豆、赤豆、南瓜等各类瓜果豆类的种子撒下，到了盛夏芒种时节，花落成果，一茬接一茬，桌子上总是有吃不完的美味。这时，奶奶总会挑选一些颗粒饱满的豆荚出来，剥开取出豆粒放在太阳下晾晒。

那时的我年纪尚幼，总是不明白奶奶此举何意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才发现在腊八节前一天，奶奶总会用温水将夏日里晾晒的那些豆子泡上，到了晚上和各种谷物、坚果放在一起，用家里的土灶熬上满满一大锅。“吃得完吗？”这几个字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奶奶还说腊月初八锅里煮的粥一定要拼凑成八样，否则就不叫“腊八粥”。八方食材，调和来年万事如意，一碗粥，熬出满满冬日温情。

当黎明的曙光第一次划过夜空时；当金色的朝曦刺破天边弥漫的大雾时；当清晨的第一抹朝阳洒满屋子时，一碗碗冒着热气的腊八粥已被奶奶“打包”好，分别赠送给了亲邻好友。我总是不解地问奶奶，为什么要那么早出去送别人腊八粥呢？奶奶说，这是陕西人旧年间过腊八节的习俗，而且一定要赶中午之前送出去，那时候讲究送完之后自家人才敢享用。尽管粥送出去了，但锅里还有剩余，接下来连喝几天都不成问题。奶奶称其为“年年有余”，总是笑着说这是好兆头。一碗粥下“八方来财”，万事“粥”到。这样的习俗，伴随着那碗甜糯的腊八粥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。

如今，奶奶已故去多年。风霜落发，雪染鬓角。一路繁忙，一路奔走。总有些夜里不曾提及的乡愁，在今夜，熬成了催人泪下却暖心的粥。

因为，每一口粥中都深藏着久久怀念，每一颗豆子里都隐藏着深深眷恋。

腊月的屋外朔风凛凛，正是三九天最为寒冷的日子，这时人们都渴望温热的食物，俗话说：“腊日年关近，煮粥待阳春。”等捱过这凛冽的冬，春日就在了。